

289157

日帝侵華祕史

鄭學稼著





90103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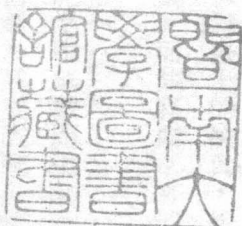


25 港台書室
8016

289157

日帝侵華秘史

鄭學稼 著



90103316

地平綫出版社



版 所 權 有

為證記登准核院政行經社本
號二四一一第字業臺版局

SECRET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BY CHENG HSUEH-CHIA.

THE HORIZON PUBLISHING CO.
OFFICE 20, LANE 172, CHINGHSIN STREET
CHUNGHOHSIANG,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COPYRIGHT © 1975. U.S.\$ 10.00

日帝侵華秘史

著者：鄭學稼

平裝定價：新臺幣一二〇元
精裝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初版

發行人：杜育春

發行所：地平線出版社

出版者：地平線出版社

經理部：臺北縣中和鄉景新街

一七二巷二〇號

郵撥：郵撥帳號一六〇七七號

電話：九二一七三三六號

印刷者：立鐘文具印刷公司

地址：北市景美萬慶街一一八號
電話：九三一一三九五三

代序

——論日本歷史的特性和日本民族的前途

一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

黑格爾曾說：歷史人物常扮演喜劇和悲劇。這句話，也適用於民族。一民族的興衰存亡，固決定於它的主客觀條件，但它適應那些條件，正似舞臺上的演員，扮演悲喜劇。任何民族都曾演這兩個性質相反的戲。不同的在此：有的民族，結束悲劇，而演喜劇；有的民族，演完喜劇後，演出悲劇；有的民族，演完短喜劇後，就演悲劇。

人們會問：日本民族將屬於那一類型呢？由無數歷史的教訓，筆者有這答案：日本民族的命運，屬於最後的類型。它閃電地演出使人驚奇的喜劇，又接演使人酸鼻的悲劇。喜劇的名稱，叫做「明治維新」，悲劇的第一幕，是已演畢的「昭和維新」。由於日本民族只有演劇的才能，缺乏導演的本領，必須聘請——自然那是不自覺的——導演者。日本史告訴人們：那兩幕劇的導演者，都是美國人。他倆的大名，叫做彼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提督和麥克阿瑟元帥。

一個民族，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扮演喜悲劇，決定於一串的歷史條件。現在先說「明治維新」前的日本。

西方人知道日本，始自第十六世紀中葉。和它近鄰的中華民族，不僅早知道它，而且教導它、開化

它。

第二世紀初，中華民族經過朝鮮半島人民的媒介，知道半島之南，有一個文身斷髮的落後民族，它就是日本。當時，曹操威震遼東，影響力達到九州北端的邪馬臺女王國——當時還沒有「日本」。此後約兩個世紀間，該女王國後繼者和近鄰各島的人民，一直吸收大陸民族的文化，可是却未留下記錄；因為他們還沒有文字。這吸收，發生作用，產生以本州島大和爲中心的王朝——他們自稱天照大神的子孫。這王朝於第七世紀初，正式派遣參觀「上國」文物的使者小野妹子。此後，隋唐的高度文化，不斷地輸入，使它於六四五年開始變革，叫做「大化革新」。自這時起，日本各島展開歷史上第一次統一，並採用中國文字和隋唐政制。本來它是落後的，沒有希望在人類歷史舞臺爭取扮演喜悲劇角色的民族，經過中華民族的導演後，它有了登上舞臺的權利。

統一的日本，於第七世紀半不斷侵略朝鮮。那時，朝鮮半島分爲百濟、新羅、高麗三國。一個民族當陷於分裂時，常有一部分人倚賴外族，因此，百濟以日本爲後盾，與高麗聯合攻擊新羅，新羅求援於中國。中國這時候，正當唐朝強盛時期，不僅有力量援助朝鮮人，還有實力懲戒那中華文化的背叛者即日本。六六三年，中日兩軍決戰於白村江，日本海軍全部覆沒，陸軍亦被唐名將劉仁軌軍所殲滅。這是第一次中日戰爭。戰爭的後果，是受懲戒的日本民族，放棄北進的野心達數百年之久。

「大化革新」促進日本統一，不到兩個世紀，發生變化。統一的王朝，因土地國有轉變爲封主的「莊園」，逐漸分裂。最後，中央王權落入最大封主藤原氏手中。「天孫之子」，即效法唐高宗的尊號，自稱爲「天皇」者，不過是藤原氏的統治工具。藤原氏自良房以攝政名義號令全國起，至他的代替者平

清盛上臺止，約經歷三百年。但平氏的政權，不及四分之一世紀，也化爲塵灰。接着的，是東部莊園主他的奴僕——他們稱爲「武士」，掌握實權。那些莊園主的首領，叫做源賴朝。他發明天皇垂拱而治，政權交給「征夷大將軍」的政制，即「幕府」制度。因爲源賴朝開府地在本州東部的鎌倉，日本歷史家稱由一一九二年至一三三六年間的時期，爲「鎌倉幕府時代」。

鎌倉幕府給日本歷史的點綴物，是與莊園經濟有關的武士制。武士與主人的君臣之分，使日本依莊園的分佈，無形中劃爲許多後日可釀成的割據區域。武士之道，是忠於養他的主君。這恰與明治時期所宣傳的「武士道」相反。其次，幕府制使京都的名義上統治者——天皇，得保留不廢。第三、寺院莊園化，產生僧兵。上述的武士、莊園和僧兵，創造鎌倉全期的歷史，但有一件值得提起的事，即在幕府行將衰落時，元軍攻日（一二八一年）。這是第二次中日戰爭。這次戰爭，由於以宋降軍爲主體的元軍和朝鮮軍厭戰，元世祖未重視日本而罷兵，給日人以勝利地結束戰事。

外患使割據的分裂，暫時中止，可是元軍退後，因賞賜不均等糾紛，促速鎌倉幕府的潰亡。首先是，企望恢復大化時代的京都天皇，與寺院勾結；接着由於推倒幕府有利於割據，若干不滿幕府的大莊園主也站在天皇的一邊，結果，鎌倉幕府被足利尊氏的室町幕府所代替。天皇曾因不滿幕府的政制，與尊氏衝突，雙方各拉攏有勢力的莊園主，最後醍醐天皇以京都南部僧兵之助，得在吉野設立小朝廷。它叫做「南朝」，與足利氏傀儡光明院的「北朝」對立。這對立，延長半個世紀以上。到底，足利族以獨佔對明貿易（並因之對明稱臣）致富，勢力雄厚，吞併了南朝。統一的幕府政權，到十二代義晴時，開始

衰落。割據者乘機蹶起，最後，傳世三百二十餘載的室町幕府滅亡（一五七三年）。它的代替者是織田信長的安土時期。

自大化革新起，至室町幕府末葉止，日本的文化，完全是中國隋唐文化的縮影。支配日本民族九個半世紀的中國文化，到第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失去獨佔性，那時有拉丁文明輸入日本。

與明朝貿易的葡萄牙人，於一五四三年被暴風吹至九州南部種子島。這偶然的事的歷史作用，是傳入槍炮。以後，由於葡人的續至，大砲與天主教繼續傳入。應知道一點，在這種新武器未傳入前，日本人還不知建築城堡。爲抵抗猛烈的火力，大莊園主方造居城——目前留存的東京皇宮，建築期要遲些。同時，槍炮價昂，小莊園主無法添置或製造，這促速統一。據有富庶地區尾張——今名古屋的織田氏，主要地得到那條件之賜，掃蕩羣雄。

織田信長創業未半，被部下明智光秀刺死（一五八二），所遺大部份武力由部屬木下秀吉繼承。木下出身寒微，以過人的才智，加上城市大商人的槍炮和天主教的協助，迅速地征服反抗者，並割除世俗領主的毒瘤——僧兵。他統一全國，不效法前雄，創立幕府，却挾天皇而令諸侯。這一政策，使平民的他，賜姓豐臣氏，並稱「太閤」。得志的豐臣秀吉，萌發征服中國的奢望，於一五九二年遣兵侵韓，並致書威脅印度、菲律賓各地的統治者。這時，韓國內部腐敗，日軍勢如破竹地深入半島。韓政府求救于明，明雖中衰，仍以全力馳援。明朝援韓促速國內農民暴動，但却使侵略者知難而退地結束第三次中日戰爭。豐臣秀吉在中日談判期中病死（一五九八年），使地位與實力僅次於他的德川家康，取天下於孤

兒寡婦之手，結束「桃山時代」。五年後，恢復幕府制度。它是日本最後的幕府——江戶幕府。

以江戶爲根據地的德川家康，雖然馬上得天下，却採用儒生林道春等獻策，創立各種控制全國的制度。第一、他效法周朝封同姓功臣的辦法，將全國劃分爲許多區，以要衝之地，封自己家屬和親信的部屬，那些駐防者，稱爲親藩和「譜代大名」，有別於異己的『外樣大名』。第二、每一大名（藩主）要定期至江戶拜謁將軍，同時又將家屬寄居江戶。這辦法，既使大名浪費錢財，又因家屬爲質，不敢輕易謀反。第三，時常課各大名土木工事。第四、京都的天皇，明文規定以讀書爲要務，不許過問政治。他和皇族公卿的領地收入，不及二十萬石的大名。第五，大名進謁天皇，要先得幕府的同意。第六，爲消除過去僧兵的騷亂，規定各種寺僧制度。靠上述各辦法，使幕府長期太平無事，歷代各將軍提倡文藝。

江戶幕戶，由一六〇三年至一八六五年止，約分爲三個時期。第一爲發展期。這期間的主要文化，仍是中國文化，曾以重刑禁止天主教的傳佈。它的盛世是元祿時代（一六八八至一七〇三年）。元祿過後。約至一七八六年轉入第二期，即衰頹期。在這期間，由於商業資本的發達，產生城市與農村的矛盾。當谷價低時，農民破產，武士因祿米賤，難以爲生；當谷價貴時，物價高騰，貧人與武士亦難度日。這動搖了幕府的基礎。正當內在危機行將暴發時，外族侵入，這是第三期，即衰亡期的開始。首先窺伺日本的，是越西伯利亞而至東方的俄羅斯人。他們的足跡，由庫頁島經千島羣島抵達北海道。一七九二年俄女皇派拉西曼以送回漂流民爲名，探察日本內情。到一八〇四年，俄使者李森諾夫繼至，雖然擁有十萬『旗本』（幕府親兵）的將軍家齋，尙能禮遣而去，執政者却明白：一旦發生戰爭，難有勝算。這是

一個好刺激，引起日本朝野注意列國的動態，於是過去被禁止之繼葡人在這島國負着傳播西歐文化的荷蘭人的教育工作，發生效力。許多被賤視的通達西歐文化者——他們稱爲『蘭學者』，自然地出現於人們的面前。歐洲的戰術、兵制、醫學等著作，逐漸公刊，甚至爲防俄人的南下，幕府還設鎮守北海道的松前奉行。

這些振作，不能由行將衰亡的幕府之手，收到效果。丹麥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隨俄人之後，接續來日。昧於世界大勢的幕府，頒佈「打退異船令」，不許他們靠近日本海岸，已進入被指定停泊地長崎的船隻，也設法驅之而去。這些手段，擋不過開關的洪潮。它的最好反證，是一八五三年的「黑船事件」。這事件是明治維新的楔子，又是日本帝國主義產生的信號。

二 明治維新的成功

新興的美國，自一八四八年加里福尼亞發現金礦後，開始經營西部。有遠大眼光的總統斐爾摩亞 (M. Filmore)，感覺爭取太平洋霸權的美國人，不能沒有輪船停泊所。依當日捕鯨船的需要，美國理想的添煤加水停泊站，是琉球羣島和小笠原羣島。有了那停泊站，美國就可以與中國通商。爲着上述的要求，斐爾摩亞非常厭惡夜郎自大的日本幕府。他決定以武力平服這個半開化的國家，命富有處理殖民地經驗的彼理提督率艦隊完成那一任務。

彼理艦隊中只有兩艘是汽船。當他出發前，英國給他航海圖，荷人也答應幫他忙。他經好望角、印

度洋而至香港。在這地方，他會合等待的船艦，一同開往上海。在上海，他以保護僑民爲名，與太平軍對抗。後來率艦隊赴琉球。事實上等於佔領這島嶼，他的艦隊才開入幕府列爲禁地的浦賀，並拋錨於橫濱附近。深知日本民族弱點的彼理提督，拒見幕吏，要求與將軍談判。接到當地報告的幕閣，帶着驚訝與信疑參半的態度，討論鐵船（他們稱爲「黑船」）在海上航行是否可能。最後，參考『蘭學者』與長崎荷蘭甲必丹的報告，他們決定接待彼理。這次接待暫免去當時的危機，但由約定明年（一八五四）訂立條約的諾言，却使幕府遭遇內政上的難題。

自北畠親房著「神皇正統記」起，日本人已有尊皇（原稱「尊王」）的觀念。經過反動「國學者」如本居宣長等的宣傳，至「大日本史」脫稿時，若干失意知識分子已因不滿幕府，發生「尊皇倒幕」的思想。「尊皇」對於「外樣大名」本無何等的興趣，中間受德川氏欺壓的薩摩，和長門兩藩，却滿足倒幕的行動。於是，那些倒幕「志士」受兩藩主的鼓勵。這些人，當彼理來日前，已洩露不平的主張——僅限於名義上統治者天皇在京都的窮困與無權力——現在利用幕府接受彼理的開國要求，爭起抗議。他們說：怎能讓「神國」給異族踐踏？怎能讓異族與天照大神後代雜居？到一八五四年訂立『日美和親條約』，他們更加憤怒，不必說繼美國之後的俄、英、法等國的相同條約，益引起尊皇者倒幕的決心。本來他們爲「尊皇」而倒幕，現在却加上爲「攘夷」而倒幕。「尊皇」已足煽動許多無祿的武士（又稱爲「浪士」或「浪人」），「攘夷」的口號更加動人。於是所謂尊攘派在薩長兩藩支持下，與京都的窮困公卿聯合起來，豎起倒幕的大旗。

就當時情況說來，幕閣的開國主張，合於潮流。雖然昧於世界大勢的幕吏在『和親條約』中，承認外人各種特權——如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等，但日本却賴它免去中國史上悲慘的一頁，即鴉片戰爭和義和團事變。依尊攘派的主張，日本要馬上攘夷。攘夷要實力，而日本却缺少它。不知道這一點的人，馬上體驗實行攘夷的教訓，那就是一八六三年英艦砲轟薩藩的鹿兒島，與翌年英法荷四國艦隊砲轟長藩的下關。這兩次血的教訓，使長薩兩藩當局明白：攘夷是號召倒幕的口號，只許口裏說，不能實行。同時，他們又明白，要收倒幕的效果，不能攘夷，反要與夷人勾結。於是經過留英浪士井上聞多（馨）、伊藤俊輔（博文）等的奔走，長薩二藩不自覺地充當英國的工具。

當英國助長藩編練陸軍，與助薩藩訓練海軍（因此，維新後日本陸海軍分由長、薩兩藩人控制）時，法也援助幕府。拿破崙三世以邀將軍代表參加巴黎博覽會爲名，使一些幕吏的子弟接受法國的教育。法國這一政策的成果，是培育後日民權運動的理論家和鬪士。

就日本的歷史要求而言，不管尊皇——攘夷——倒幕，或尊皇——攘夷——擁幕、有何種理論上的差別，而共同的目的，是日本民族避免外族的欺凌，建立統一的政府。這工作需要一個領導力量。它如果不是擁幕者的幕府，便是倒幕者所尊的天皇。幕府溺於數百年的專制，已無朝氣，京都的朝廷，由於一無所有，却能改革。自然，還有人因素。倒幕者中有多數人才，易於完成大業。它就是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王政復古」或稱「維新」。

所謂「王政復古」，是指復現「大化革新」的天皇親政。因此，當時京都朝廷的設施，大半抄襲古

制。所不同的在此：「大化革新」由留學隋唐的學生推動，而「明治維新」却由薩、長、土、肥四藩支持。幕府迅速敗降，明治政府花極小代價、改江戶爲東京，並作爲維新政府的首都。

明治維新是世界史中之一重要節目，同時又是日本民族所可誇稱的一幕喜劇。何以日本民族能夠那麼容易地維新呢？又就是說，何以日本民族能在內亂與外患中達到統一與建國的目的呢？（在與戊戌變法對比中，許我們這樣說），這需要一個解答。

上面敘述有這暗示：明治維新是由彼理提督艦隊進入浦賀要求開國的刺激。多難興邦，古例已多，日本因外族壓迫而興起，也不足爲奇。但我們應該知道：各民族的興衰與外力的壓迫所發生的後果，並不相同。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受外人的欺凌壓迫，至五四運動止，不只一次，而中國不由之而強，反因之而愈弱。由這事實，我們明白：一個民族受外人壓迫，能否興起，決定於該民族當時的歷史條件。中國於上述期間，所以多難不能興邦，爲着她不是統一的國家，不是有統一前途的國家，而是農民暴動正在展開的國家。一個民族，如忙於內戰，罕能抵抗外力，更罕能在外力壓迫下建國。日本的情況，與當時的中國不同。它的農民暴動浪潮（日本和中國一樣，也有週期性的農民暴動），在彼理到臨前，早已低落，內在的力量，却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統一政府。因爲幕府不能完成那一任務，所以假手京都的朝廷。外力的壓迫，恰促幕府的倒亡，與引起革新者的警惕。歷史上類似這種情形的，除了明治維新，還有普魯士的霍亨索倫家統一北德、薩丁尼亞的薩伏依家統一大意。這三者，筆者在「論民族國家的兩個型式」中，總稱之爲「由上而下的維新」，與英法的「由下而上的革命」完全不同。

明治維新的歷史任務，由當時參加維新運動者看來，是「王政復古」，事實却是全國的統一。只有這統一，日本民族在強有力中央政府指導下，才能建立民族自由的國家。歷史有無數例子，告訴人們：沒有統一的民族，永無建國之望。所不同的，日、普、意三國的統一以皇室爲中心，而英法的統一，各要殺死國王。所謂以皇室爲中心，含有維持皇室，和由它分若干權利給人民之意。但皇室要享那些特權，須先放棄自己的若干特權，換句話說，須先有民主。就明治維新說來，那一措施，就是該年依木戶孝允的建議，發表天皇的「五條誓文」。它內中最重要的一條，是「萬機決於公論」。後日板垣退助們發揮它，要求成立民選議院。

建立統一國家的目的，是發展民族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可咒罵的名詞，却爲任何近代化民族必經的過程。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明白：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是國家的真正統一。明治維新後的局面却非如此。一部份有功德的浪人注目「復古」反對接受西方文化，同時他們以爲維新後就有實力向外發展，要求「征韓」。聰明的維新政府執政者，如木戶孝允，反對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奉西鄉隆盛爲首領，割據鹿兒島，設立「私學校」訓練武士，到底發生明治十年的「西南戰役」。西鄉首級陳列城山，說明明明治維新的統一建國的基礎已經奠立了。

三 由明治維新到甲午戰爭

充滿光明前途的明治政府，深知欲立國於世界，應廢除數百年的陋習，徹底地改革。它，換句話說

，就是西化。正似「大化革新」者要使日本全盤接受隋唐文化，明治維新者也努力使日本接受西方文化。這過程的開始，是斷然廢除等級的制度。等級嚴格區分的社會，永不會出現以發展資本主義爲任務的政權。因爲資本主義的前提是自由勞動。要供給發展資本主義所需的自由勞動者，新政府不能不廢除藩制，它就是令藩主「奉還版籍」，並「廢藩置縣」。人既非藩主的私奴，而是國民，那就不能允許還有過去無姓的陋習，於是許庶民稱氏，不許「武士」（這等級後也取消）佩刀。廢止「穢多非人」，實行徵兵制等，相繼頒佈。

與「自由勞動」同時存在，並應促速和保護其發展的，是資本。適應這要求，明治政府頒佈股份公司條例，改革幣制，許土地買賣，改物租爲錢租。資本的積累，不能缺乏投放所，爲它，明治政府保護民族工業，並許人民建築鐵路。不難想像，上述設施，在西鄉隆盛派未壓服前，在不平等條約未取消前，不會有顯明的效果。事實也是如此。明治初期的資本主義化運動，只便宜了三種人：協助維新政府的舊財閥（三井），有維新之功的官僚，和與官僚勾結致富者（如三菱財閥）。另外，無需說還有皇室。窮困的天皇，由沒收幕府的財產，變爲大地主，並準備充當新日本的大資本家。

阻碍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應當掃除。掃除的唯一手段，是建立民主政府。當王政復古開始，京都的天皇政府許「萬機決於公論」，到遷都東京，還頒佈新聞紙條例，許言論自由。可惜沒有大政治家的日本，不能就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反西化者在西鄉隆盛領導下，企圖以武力改造政府，不採取以言論或別的民主方式糾正政府的錯誤，係由於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們的奢侈貪污，和西鄉的偉大人格。可

是歷史的進步，常不以個人的品格爲標準，另有它的尺度。但爲着西鄉的人格，後日恢復他的名譽，並封爵給他的後代。

自西鄉派失敗後，反大久保政權者，有這一認識：爲求日本的統一和進步、不應採取武力，應展開民主的鬭爭。於是，反大久保派、和留法擁幕派，以土佐藩的板垣退助爲中心，展開設立「國會期成同盟會」的運動。儘管它受官憲的迫害，終得到一八八一年廟議決定「開設國會」的日期。爲什麼開設國會需要準備？因爲日本是如軍人勅令所示的：「兵馬大權，朕親掌之，不與臣下」的君主制政府。這種政府的民主化，首先要規定君主的地位，即制定憲法。所謂準備工作即制憲。負這巨大任務者，是伊藤博文。他有歷史的眼光，不以英國的憲法爲藍本，而親受教於普魯士憲法學家斯泰因。伊藤的「欽定憲法」所定的「帷幄上奏」權，潛伏後日軍閥當權的禍根，是他的錯誤，但那是由上而下維新型民族國家所必有的。一八八九年頒佈欽定性的「帝國憲法」，並出現政黨。資產階級經過政黨，監督政府的預算，要求政府的廉潔，和建立資本主義秩序。並無大不滿。到十九世紀行將結束時，日本民族在軍制、教育、工業各部門均以最大的速度，接受西化；但一般生活方式，仍維持舊傳統——這說明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全盤接受外來文化思想的錯誤。當明治政府強大時，必然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這一要求不是靠懇求與卑恭，而是依賴自己的實力。當時日本最好表現實力的方式，是戰爭。它的對手，自然是處於崩潰的中國滿清王朝。

說到中國，它是日本民族的文化恩人。就道義說來，日本民族對它應感恩圖報的。可是，全部日本

史指證一個事實：日本民族是人類歷史中一貫地恩將仇報的民族。拉丁人，輸入文明，有助於它的統一，而食此統一之果的德川幕府，不僅囚殺拉丁人，還圖殺盡天主教徒。美國的彼理提督促日本開國，曾一度被尊爲「開國恩人」並立碑紀念，後來用珍珠港突襲犧牲者的血，記錄「大和民族」的報恩方式。中國呢？自第七世紀起，日本對它發生過三次戰爭，除了元朝開玩笑式的軍事行動，其他都由於日本的向外侵略。這兩個註定要鬭爭的民族，彼此間的關係，由于餘年的史實，可以歸納爲一個規律：當中國強大時，它的勢力，常擴張至朝鮮半島。它不是征服那半島，而是充當朝鮮民族的保護者。保護的目的，即解消日本民族的武力侵略。日本民族能否向外侵略，決定於內部是否統一。一旦統一，馬上以朝鮮半島爲侵略的對象。每次侵略能否成功，不是決定於日本的武力，而是決定於朝鮮內部是否分裂，和中國的強弱。日本對朝鮮使用武力，常在朝鮮內部分裂的時候，它的侵略常深入朝鮮半島，這深入時間的長短，要看中國的力量。如果中國國勢強盛，日本民族北進就受打擊（如第一次中日戰爭）：如果中國國勢在衰弱中，但還足阻止日本的北進，日本民族就知難而退（如第三次中日戰爭）。如果中國國勢衰弱，更正確地說，中國內部處於分裂期中，那日本民族就達到侵略的目的，第四次中日戰爭或甲午戰爭它的例證。

日本民族經甲午戰爭取得亞洲強國的地位。它的直接侵略對象是朝鮮。陷於崩潰中的李氏王朝，本身無力抵禦日本的進攻，只靠中國，因爲它是中國的藩屬。自一八四二年起，中國的四境藩屬，雖然逐漸被列強吞併，日本如沒有強大武力，要追隨列強之後割取朝鮮，那是不可能的。在當時，日本確有那